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王錦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退迹

易小過曰飛鳥遺之音蓋處下安順之象也故賢者審
進退之理見禍福之兆委跡世紛脫身羈網聊染指於
五鼎遂追迹於冥鴻致命遂志高翔遠引宅卑守約含
華匿曠至有徵命屢至恩禮彌渥固辭以疾不易其操

在上者亦無以屈焉斯固視遠以見幾克已而適道達
大雅明哲之訓契仲尼用舍之說退處於密高明令終
者矣其或時遭太寧之運上有好賢之美乃復卷懷其
道以見獨善亦異夫邦有道則穀之旨焉

范蠡大夫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二十餘年竟滅吳報
會稽之耻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者
昔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
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

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與
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
以爲范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
于海畔

漢張良高祖時封留侯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

服辟穀藥靜居

行氣

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

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
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
火不燒至崑崙上恒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
少女隨之亦
得仙俱去 乃學道欲輕舉道謂高祖晏駕吕后德良

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

良不得已強聽食

強聽其言而食也

陸賈惠帝時為太中大夫吕太后用事欲王諸吕畏大

臣及有口者

有口謂辨言

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時

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
其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嘗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

者十人寶劔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

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又改向一子處

所死家得寶劔車騎侍從

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宅客率不過再過

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宅

處爲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

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袁盎文帝時爲楚相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

雞走狗

汲黯武帝時爲右內史坐小法會赦免官於田園者數

年

張摯字長公釋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司馬相如爲郎口吃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疾閒居不慕官爵

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朱雲元帝時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御史中丞陳咸上疏數毀顯雲坐與交結減死爲城旦至成帝時

上書願賜斬馬劍斷佞臣張禹頭自是之後不復仕嘗
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故事焉時薛宣爲
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畱雲宿從容謂雲曰在
田野亡事且畱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曰小生乃欲
相吏邪小生謂其新學後進
言欲我以爲吏乎宣不敢復言

後漢鄭敬光武時爲汝南掾與功曹鄧曄俱去官曄志
在從政既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
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

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於

松子

赤松子也

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學問之道雖

不從政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吾老耄矣安得從子勉
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

周黨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龜池復

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

說文綃生絲也音消

此字當作燥音此消反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慘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額也

尚書及光武

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閔仲叔代

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爲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旣而投劾而去復徵博士不至

何寵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

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取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蘓竟爲侍中病免以書曉延岑護軍鄧仲况及仲况謀

主劉龔仲等遂降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遂卒于家

鄭興爲蓮勺令

在今下邳縣東北

以免遂不復仕客授闕鄉三

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

王良爲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徵拜太中大夫
遷大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
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竒謀而取大
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
稱病光武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

王充會稽上虞人明帝時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章帝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

鄭均章帝時公車徵再遷爲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

均遣

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言賜以冠幘錢布

樂恢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

連辟之遂皆不應

韋豹安帝時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馬齒衰精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瞶滯疾不堪久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

楊倫陳畱東昏人初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

弟子至千餘人安帝元初中郡禮請三府竝辟公車徵
皆辭疾不就至陽嘉中補恒山王傅病不之官前後三
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
遜遁不行卒於家

王輔字公助平陸人學公羊傳援神契嘗隱居野廬以
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灾異甄吉凶有
驗拜議郎以病遜位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王厚學圖緯業安帝永初中爲中郎鄧太后問以圖緯

厚對不合免歸復習業捷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
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
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厚因稱疾求
退帝許之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
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
四年不至

崔瑗順帝時辟車騎將軍閭顯府顯誅被斥久之大將
軍梁商初開幕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

斤遂以病固辭

蘓章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

范冉

冉或作冉

陳畱外黃人桓帝時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爲

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爲司隸校尉以嚴厲爲名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

延篤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前越篤太守李文德素善於

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

叔堅篤字

有王佐之才奈何

屈千里之足乎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大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榮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

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
况也且吾自束髮已來爲人臣不陷爲不忠爲人子不
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
祖可不慙色愧報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
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桓帝世爲大司農以罪論
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
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

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得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邵與

崔實桓帝時爲尚書實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

趙咨靈帝初爲博士會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氏爲官者所誅咨乃謝病去

任安廣漢綿竹人究極圖籍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
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
疾不就

吳孫靜堅之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
百人爲保鄣及堅破周昕等靜有功表爲奮武校尉欲
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身求留鎮守策從之
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

范平爲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後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

儒學及吳平晉太康中頻徵不起

晉任旭仕漢爲郎中固辭歸家桓帝永康初博求清節
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
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

汜騰字無忌燉煌人惠帝時舉孝廉爲郎中屬天下兵
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
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
宗族杜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

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月餘而卒

華譚廣陵人爲元帝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薦于
寶范珖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王遠聽以聞才爲
務察屬量身以審已爲分故疎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
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間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
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替事之功拾遺無補闕
之績過在納言閣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
十志力日衰素食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

軍諮祭酒板不聽

左思爲祕書郎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思退居宜
春里專意典籍齊王罔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

阮裕爲尚書郎成帝咸和初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
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
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
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
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

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久之復徵散騎
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瑯琊
王師經年敦逼竝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
違詔累載竝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
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
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
故曲躬二郡豈以聘能私計故耳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

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
未仕時以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
竝築屋東土與羲之同好後爲會稽內史去官於父母
墓前自誓曰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
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之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
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嘗恐死亡無日憂
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
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

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
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
誓之誠有如皦日遂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
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
土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
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
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項正賴絲竹陶寫嘗恐兒
輩覺損其懽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却惜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築宅章安十許年間人事殆絕簡文帝輔政薦之徵爲太常問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

沈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曰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

物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
積載以素業自娛

宋徐廣以武帝永初元年任祕書監詔以廣學優行謹
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老朝敬永
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
戀舊懷遠每興感慕心息道玄諤荷朝恩忝宰此邑乞
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
厚

謝靈運爲永嘉太守稱疾去職其父祖竝葬始寧縣竝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張茂度爲義興太守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

傅隆字伯祚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遊後

爲會稽征虜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王微瑯琊臨沂人年十六州舉秀才起家司徒祭酒轉
主簿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
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瑯
琊義興太守竝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
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
知忽騶騎見招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
載籍天植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

耳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
昂於天表必欲潛淵探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
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
西戎孤臣東都賤士上窮範馳之御下書詭遇之能魚
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
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刼勒通家疾病人塵穢
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惟賢才而
君擢士先瘝廢凡凡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

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
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日見表裏無假
長目飛耳也嘗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鮑叔
必蒙管仲之知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
葛孔明云來敏亂羣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槩敢
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
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
邪君欲高敷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搥提禮樂本不

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
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負
素者又不宜居華畱名後世有玷風俗君亦不至期人
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建所
不忍聞也豈謂不肖者易擢貪者易誘凡此數者君必
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辟毛髮
之文莊生縱漭漭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
明魂必靈哈於蒿里汝頴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必開

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思忖度之輕
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
聲所以綿洽累紙本不營尚書苦瓜板也成童便往來
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如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
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
猶減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
者不道僕妾皆當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
千載知弟不詐諛耳

王敬宏以侍中退居文帝元嘉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
敬宏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
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
加寵榮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
外英秀應選者多且版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
汚辱清朝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歸

南齊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非所
好也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

顧歡幼聰敏及長篤志好學年二十餘母亡廬于墓次
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輔政悅
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
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
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
幾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
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矣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
氣相新締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

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賢是以窮谷愚夫敢露編管
謹刪選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
言不以人微廢道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覽
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
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絕幽深無求榮勢自足雲霞不須
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劉瓛在宋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以公事免太祖踐阼
召入華林園談語勅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

宮門帝欲用璫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戡喻旨戡謂
璫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
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璫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
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
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惟保彭城丞
耳帝又以璫兼摠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叅軍
丞如故璫終不就武帝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
司徒記室璫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

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思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見免黜此皆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免勵於階級之次自見其襤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皆勸勵終不能自及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冕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者

永瞻前良已在何若又上下年尊一不願居官次廢晨
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
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張疾侵豈宜攝齊河間之德廁
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
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
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
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輳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
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

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竝不拜

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瑯琊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蕭惠基爲給事中其父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

朝廷稱爲善士

王秀之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嘗云位至司徒左長史
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願爲之到郡治舊山移
置輜重

梁謝朓仕齊爲領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
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詔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
之舊臣皆引叅謀策朓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淪時爲
吏部尚書朓至郡致淪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

人事耻居郡每不治而嘗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
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
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
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
南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耻蚤藉羽
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衢拂衣林
岵抱箕穎之餘芳甘顯穎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
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嘗出在

所

陶季直好學淡榮利起家仕齊桂陽王國常侍郎北中
郎鎮西行參軍竝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游擊將軍
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辭疾還鄉里天監初
就家拜大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
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
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陶宏景字通明齊高帝爲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

武帝永明末脫朝冠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
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
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到洽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清警有孝行謝眺文章盛於
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
人乃亦兼資文武眺後爲吏部洽自南徐州西曹去職
眺欲薦之洽覩世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
就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

劉俊爲荊州尹曹叅軍以疾去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

劉慧斐起家安西城于法曹行叅軍嘗還都途經潯陽遊於廬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

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一園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

蕭眎素爲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惟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慎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竝任性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

行謚曰貞文先生

陳虞荔仕梁爲中書舍人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叅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別駕竝不就

馬樞博極經史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畱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

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晉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
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
也然姬文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十載美之所
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
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文帝天嘉初
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竝居京口每秋冬
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
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

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
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
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

虞寄任梁起家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
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
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何如
擢用寄聞之嘆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
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後除國

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復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宣帝即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竝不就

阮卓除南海王諮議叅軍以疾卒不之官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

後魏宋隱爲尚書左丞領選屢以老病乞骸骨道武不許尋以母喪歸里及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隱于長樂之經縣數年

而卒

李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游里舍不入京師

裴安祖河東聞喜人弱冠州辟主簿後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栖息耳於是閒居養志不出城邑

庾導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初仕梁武爲右中

郎將助戍漢中及至雒陽環堵弊廬多與雋秀交游積
十餘歲殊無宦情孝明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主簿
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東魏天平中卒於青

州

袁衍初仕南齊爲陰平太守以宣武景明二年歸國授
直通郎初仕衍欲辭朝命請隱高高乃上表曰臣乘昌
運幸得奉盛化沐藉炎風冷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
榮但攝性乖和尚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

愚懷有願閒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
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
蹤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
雲咏歌至德荷衣葛履裁營已整扶策納屣便陟山途
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疴中岳煉石嵩嶺栖
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
愧山容耳既志性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

盧叔仁初舉秀才爲員外郎以親老辭歸就養景明中

初徵入雒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時咸稱其高尚焉

王椿正始初爲中散坐事免官椿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孝明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

徐遵明華陰人講學於外二十餘年廣平王懷閔而徵

馬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明明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
以兗州有舊因徙居

崔光韶爲廷尉卿孝莊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尋
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迍遭朝
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

崔孝直爲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雒孝直
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
東將軍光祿大夫出帝太昌中又除衛尉軍光祿大夫

竝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沉孝
直不答

北齊李瑱初仕魏爲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
求仕齊受禪追瑱兼前將軍遵從於園丘行禮瑱意不
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即絕朝請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暉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
夫以世適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
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

還私第宣武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
布衣蔬食

楊愔為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
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

盧叔武為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
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文襄降辟書辭疾
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
之以為司徒諮議稱疾不受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爲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
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
縣之西界有鵬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
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
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
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浮煙共雲氣而舒卷園中
桃李雜椿栢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
以孤上身飄飄而特遊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

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
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坐莊老之逍遙
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裋襍出藝梁稻歸奉慈
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遠矣豈必撫塵而游哉而
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鑠就良工之剖劂振珮紫臺之上
蔽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
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擣藻期之盤綉發議必在芳香
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

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
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疏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
其百年耳令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
煎覽老氏谷神之談體畱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
解珮抽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掛巾垂
杖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
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
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隋檀翥初爲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以翥爲從事非其好也尋謝病客遊三輔

李德林北齊天保末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
闔門守道

柳靖仕周爲河南廣德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靖愛閒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

辭優遊不仕閉門自守所樂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
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

王貞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
刺史樊叔畧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
病于家

唐馬嘉運貞觀初徵爲越王東閣祭酒頃之自免居于
白鹿山四方授業者嘗數千百人

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召爲司議

郎不就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仍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
固以疾辭詔時致珍膳給全祿終身

李守節蘄州吳人也師事同郡張嘉會少習詩禮尤精
史記年六十不求仕優游丘園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
宮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稍遷至太子右諭德其性簡
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於衡泌之下既辭闕庭便謝朝舊
不言發期潛遁而去朝廷故友追送靡及莫不嗟嘆焉
權臯玄宗時為監察御史丁憂因家洪州浙西節度使

顏真卿表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
曰本自全吾志此豈受賞之名耶李季卿為江淮黜陟
使奏臯節行改著作郎不起

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代宗廣德大厯中轉運劉
晏聯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
郎太常博士起居舍人司勳員外郎加史館修撰述睿
唯再至朝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却高卿為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元載所忌高卿遂以

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維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
名高節稱於天下

司空圖為中書舍人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待愈再
赴朝闕昭宗知其勇退從之其後除諫議戶部侍郎皆
不起自號知非子時人高之竟善終於中條山後唐崔
貽孫以監察昇朝歷清資美職及為省郎使于江南迴
以橐裝營別墅於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
竹亘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

李保殷同光初擢授殿中監保殷素有明閑法律之譽
拜大理卿未滿秩屢為人所制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
謝病以歸卒於雒陽思順里

晉伊玉羽為光祿少卿滿歲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
樂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四

宋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讓

周禮大司徒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故先王之訓也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朝廷之位讓而就賤若太伯伯夷之倫仲尼曰可謂至德又曰古之賢人此其大者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也其餘官秩之命封

爵之拜或推之於賢者或移之於所親或堅辭不當或固與乃受皆可以崇廉耻之道激趨競之俗垂於方策爲之大訓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者斯之謂也

吳太伯

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太王之子而王

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果立是爲王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鮑叔牙齊人也桓公使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饑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

秉柄

也柄所以操作事國秉者賞罰又繩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禮義

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於軍門使百姓皆

加勇臣不如也

抱擊
鼓推

夫管子民之父母將欲治其子不

可棄其父母

陳完字敬仲陳公子也齊侯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

羈奇也
旅客也

幸若獲宥及於寬政

宥赦也

赦其不閑於教訓而

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弛去
離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

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

以死
自誓

使爲工正

宋公子目夷宋桓公子也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

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茲父襄公也目夷
茲父庶兄子魚也

公命子魚子魚

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立庶不
順禮

遂走而退

子良鄭穆公庶子也公子宋

子公也

與子家

公子歸生也

弑靈

公

靈公穆
公子也

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去疾子
良名也

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襄公
堅也

趙衰晉大夫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

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

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穀卒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公子臧曹宣公之子也宣公卒兄負芻殺太子而自立

諸侯討而執之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

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

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節

次守節

謂賢者

下失節

愚者妄動

爲君非吾節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句須魯施氏之家臣也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

施氏卜宰句須吉

卜立家宰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句須

邑使爲宰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

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
後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盼之子公孫嬰齊也初
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文子於晉晉人執之郤犢之妻
聲伯外妹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郤犢欲與之邑弗
受歸鮑國謂之曰子何以辭苦成叔之邑信讓耶抑知
其不可耶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
棟莫如德夫苦成家欲任兩國無大德其不在也亡無
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

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譽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吳季札吳子乘之子也乘卒長子諸樊立既除喪將立

季札

札諸樊少弟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

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

弗爲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諸樊適子故曰義嗣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

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傳言季札之讓

原季晉大夫文公使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

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

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信，大蒐

以示民禮也。偃狐偃也。

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

長。

毛偃之兄。

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

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

軍也，善軍，伐有賞。

伐功也。

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

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

倫出也三子晉大夫

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

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

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韓獻子爲晉上卿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

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

爲公族大夫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詩言

雖欲早夜而行懼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也

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

雅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無忌不才讓其可
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

乎請立起也

無忌穆子名起
無忌弟宣子也

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田蘇
晉賢

人蘇言
起好仁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靖安也介即也景大也是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
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恤民爲德

靖共其位
所以恤民

正直爲正已

正曲爲直

正人
參

和爲仁

德正直三者
備乃爲仁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

亦可乎

言起有
此三德

庚戌使宣子朝遂老

韓厥
致仕

晉侯謂韓無

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士白晉大夫襄公十三年荀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

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

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登代

將中軍士句佐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

軍代荀士句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

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欒

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起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位

皆在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

禮也

得慎舉之禮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張老晉大夫悼公使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志

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疾於刑其學

不廢先人之職不在卿位外內不平且雞丘之會其官

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

使魏絳佐新軍

公子啟楚昭王兄也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

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

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

亦是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

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

子西結子期啟間皆

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王攻大冥卒於城父

大冥

陳地吳師所在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

君之命順也從君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

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潛師

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

公子郢衛靈公子也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子南子郢也僕郢也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賸奔無太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

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

夫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公卒夫人曰

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且不同

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死爲正且亡人之子

輒在輒蒯賸之子出乃立輒公也靈公適孫

齊淳于髡齊王欲以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

漢張良初以成信侯從漢王漢王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

韋元成宣帝時爲大河都尉

今東平郡本爲齊東郡後王國除入河郡立成

兄宏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

以宏當爲嗣故勅令自免

恐其有罪見黜妨爲繼嗣故令以疾去官也

宏懷

謙不去官

謂若欲代父爲侯故避謙不肯也

以賢病篤宏竟坐宗廟事

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

賢門生博士義債等與宗家計議

博士姓義名債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共

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

爲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

以太河都

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

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辭

便利大小

便徵至長安既莽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

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

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御史乃與玄成書

即案驗玄成事者

曰古

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

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晦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

名聲

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

過諤願少聞風聲不然恐也

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

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

門之下

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

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

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宏太山都尉

張延壽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身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後漢朱鮪為更始大司馬更始封為膠東王鮪辭曰臣

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

郭丹更始二年為諫議大夫更始敗歸鄉太守杜詩請
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嘆曰昔明王興
化鄉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
堂以為後法

黃堂太守
之廳事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也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
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
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

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
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
桓榮為議郎建武中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
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闓揚州從事臯宏帝曰
俞往女諧

桓郁榮子也以父任為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
子況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

王闓樂浪郡人為郡三老更始敗士人王調殺郡守劉

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
將兵擊之至遼東閼與郡功曹史楊邑等殺王調迎遵
皆封為列侯閼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

杜詩為南陽太守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
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

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協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

暨一猶曉也聖德威武二垂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

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辭甲櫜弓也夫勤而

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

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

休足止然後即行役也

然後即

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

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

泄猶離也

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

鷙之師

鷙擊也無忿怒而擊也

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

卒鳧藻

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

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

復謂優寬也

比於宿衛則戎士自伯

士卒得比於郎

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

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
數郡以侯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
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衆不辭其勞則烽
火精明守城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
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
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牧
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
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

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
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
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范升字辨卿代郡人也建武二年爲議郎遷博士上疏
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羗俱修梁丘易二臣
年竝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羗
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
不可開口以爲人師推博士以避恭羗帝不許然由是

重之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光武時爲中郎將詔以經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先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鴻父緄建武中爲河南太守以功封陵陽侯初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

幼小而共寒苦及綈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
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
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並
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
盛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甘自放棄遠求良醫如遂
不瘳永歸溝壑後同學鮑駿責以大義乃還就國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郾侯仕至
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弟荆鳳明

帝高其節下詔許焉後終於太傅錄尚書事

劉愷字伯豫愷父般爲宗正封居巢侯卒愷當襲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絕愷國章帝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年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尚書言之詔特聽焉後爲太尉

李郃爲司徒時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陶範等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故郃功不顯明年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

都侯辭讓不受

徐衡父防封龐鄉侯卒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
得已出就爵

郭賀太傅鎮之子也鎮封定潁侯及卒賀以長子當嗣
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
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至廷尉

陳重子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
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

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俱拜

尚書郎義坐事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

一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

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耿國牟平侯況子也建武中爲駙馬都尉父况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爵少子霸固自陳讓詔許焉

桓焉爲太常順帝爲皇太子被廢焉與太僕來歷諫之不能得後順帝即位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

楊賜爲太尉免後桓帝得賜所上張角奏

賜初爲司徒上言張角滋

暴攻劫州縣簡別流民以孤其勢事留中

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詔封臨晉

侯邑千五百戶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

魏王修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召爲主簿舉

孝廉修讓原融不聽

融集有融答修教曰原之賢也吾知之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修重辭融答曰掾清身潔已歷世艱難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時天下亂遂不行後懿德用先爾于王廷其可辭乎

爲太常

蔡邕陳畱外黃人也同郡申屠蟠有節行邕深重之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

崔琰清河東武城人也初爲武帝東曹掾記讓曰徵士

郟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
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
仁者遠

吳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張昭進之於大帝帝以爲騎
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帝以峻代肅督兵
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峻喜峻前後固辭曰樸素書
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帝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陳表字文與武之庶子也爲偏將軍從擊合肥戰死後
追錄功臣封表兄修爲都亭侯修卒乃封表爲都亭侯
以繼舊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大帝不許

晉荀崧爲尚書右僕射從弟馯早亡二息序廡年各數
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嗣廢絕
朝廷以崧近屬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議封與
序論者稱焉

衛瓘爲征北大將軍以功封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

受命而亡子密受封爲亭侯瑾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
近稱之

裴頴爲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其兄子憬爲白衣頴論
述世勲賜爵高陽亭侯揚駿之誅也以功當封武昌侯
頴請以封憬帝竟封頴次子該頴苦陳憬本承嫡宜襲
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
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頴後爲侍中遷尚書侍中如
故加光祿大夫每受一職未曾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

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

馮恢父爲宏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
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

顧衆吳郡吳人爲都陽太守王敦構逆欲以爲吳興內
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事並不行

熊遠字孝文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
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
小也固請留縣

前燕陽鶩仕慕容暉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嘗林徐邈
先代名臣猶以昂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
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

前秦王猛仕苻堅爲冀州牧堅召猛爲丞相猛至長安
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後爲尚書令
轉司徒錄尚書事猛辭以無功不拜其後數年復授司
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不才官
非則曠鄭氏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

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叅路天階宜
妙畫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
以一言致相亾奴哂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嗤
鄰遠實今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
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
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
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

宋蔡景玄興宗子也興宗薨遺令薄葬奏還奉爵追贈

後授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
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
時難勲亮帷幄錫珪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慊訥備彰
存沒廉潔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
曩典宜全而哀歎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求矜克讓之
風

孔顛會稽山陰人初爲衡陽王義季安西王簿領南義

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顛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撫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文富猶尚斯難况顛能薄質魯亦何容易顛聞居方辨物君人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顛雖不敏嘗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皇天明炤其心乞改今局授以閒曹則鳧鶴從

方所憂去矣又曰夫以記室之要且須通才敏思加性情倫密者顛學不綜實性又疏惰何可以屬之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所非濫顛少淪常簡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厚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

南齊吳達之義興人也少有義行爲鄉里所稱郡命爲

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爲族弟弟亦不受田遂
閒廢建元二年詔表門閭

褚賁淵之長子也建元初爲侍中淵卒上表稱疾讓封
與弟慕永明八年慕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
子霽詔許之

梁陽公則爲中護軍寧都侯公則卒子暕嗣有罪國除
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
受

後魏李承字伯業鎮國大將軍燉煌公寶之子也太武
時爲爵姑臧侯寶卒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
時論多之文成時爲龍驤將軍滎陽太守卒

裴詢爲散騎常侍時大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
叔昞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

封萬護父勅文爲鎮西將軍賜爵天水公獻文天安元
年五月卒萬護以長子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唯萬護
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王肅爲輔國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
崔光韶初除奉朝請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
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
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叅軍
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耻無
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武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
國常侍

崔光爲侍中領著作與李彪共撰國書光以彪意在專

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其子勵除祕書郎
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

路侍慶陽平清淵人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
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
侍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

盧同爲撫軍將軍兄綉少多大言嘗云公侯可致至此
始爲都水使者同啟求迴身二階以加綉遂除征安州
刺史論者稱之

賈瑗字世珍遼西雒陽人也爲爾朱榮北道大行臺左丞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書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

李謚相州刺史晏世之少子好學博通諸經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

盧道將字祖應祕書監淵之長子淵卒襲父爵固安伯

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
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清河國王常侍韓子熙讓弟
仲穆魯陽男之例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後爲燕郡
太守司徒司馬

韓子熙麒麟之子爲清河王懌郎中令初麒麟以爵讓
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
別蒙賜爵讓弟仲穆

北齊段韶爲武衛將軍封下雒縣男後以恩賜父榮姑

臧縣侯其下雒縣男啟讓繼母弟寧安文宣受禪別封
霸城縣侯韶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羨之

司馬子如爲太尉兄子膺之自尚書郎歷中書黃門郎
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授膺之

封隆之爲儀同三司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
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

李元忠爲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
正讓之

後周楊寬事魏爲華州別駕孝莊反正拜華州大中正
封澄城縣伯孝武末請以澄城縣伯讓兄穆詔許之

陸通吳郡人也父政爲文帝行臺左丞原州長史封爵
中都縣伯通以軍功又別封都昌伯及政卒乃讓父爵
中都縣伯令弟逞襲之

隋乞伏慧馬邑鮮卑人也爲大將軍豫平尉遲迥功進
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二千戶賚物二千二百段請
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

楊文思父寬開皇初爲左光祿大夫封正平郡公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唐徐世勣父盍爲上柱國舒國公詔宜封濟陰郡王食邑五千戶盍後竟辭王爵許之

劉審禮刑部尚書彭城郡公德威之子貞觀中爲左驍衛郎將丁父憂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

許誠惑當襲爵讓弟誠言誠言固辭竟封誠惑制曰鴻臚少卿許誠惑門襲建侯地應立長而業存友愛嘗推邑以

成名弟且能賢復讓封於義嗣是彰德舉足附前徽宜
取正於承家俾有明於合禮可封鹽山縣開國侯食邑
一千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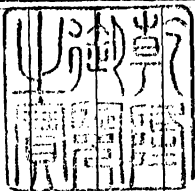
泉獻誠高麗人也則天天授元年遷左衛大將軍時內
出金銀寶物令宰相於南北衙文武官內擇能射者五
人共賭之內史張光輔先讓獻誠爲第一獻誠復讓右
玉鈐衛大將軍薛咄摩之摩之又讓獻誠既而獻誠奏
曰陛下今簡能射五人所得者多非漢官也臣恐自此

後無漢官功射之名伏望停寢此射則天嘉而從之

孔戢字方舉父岑著作郎屬季父巢父死難德宗憫悼加等俾與子姪一人官因授戢修武尉戢以長兄未仕固乞廻授後終京兆尹

梁張佶不知何郡人也唐乾寧初劉建峯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討之暮歲未尅而建峯爲部下所殺軍亂隣寇且至是時佶爲行軍司馬屬潭人謀帥曰張行軍即所奉也佶不得已而視事旬日之間威聲大

振寇亦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況明庭重
藩非其人不可因以牘召殷殷亦不疑稟命而至佶受
拜謁禮畢命升階讓殷爲帥佶即趨下率衆扞賀乃自
請率師代殷攻邵州下之復爲行軍司馬垂二十年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四